



# 端午寄情大同美

常占库

大同的美，现在是闻名遐迩的。

端午节，我又来到大同城东的文瀛湖畔散步，那里鸟语花香，随处可见一张张欢乐的笑脸。最热闹的是听到一群写作爱好者大声朗诵着：“在这里，抬头就能看到引以为傲的‘大同蓝’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‘大同绿’，身旁就是澄澈如玉的‘大同清’……”这群人的旁边还有一位年逾七旬的画家，现场创作“大公鸡”，把吉祥安康的美好寓意送给身边的人。美不胜收的风景、直击心扉的话语、清新欢快的氛围，让我心潮澎湃，脚步流连于这些人的周围，思绪万千。

“大同蓝”“大同绿”“大同清”这三个词，对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大同人而言感触是很深的。曾经，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，是大同气候的真实写照。曾经，大同的蓝天很是稀缺；除了春夏时节的田野，能看到的绿色少得可怜；河流水质恶化、断流，文瀛湖成了杂草丛生的“大水坑”和简易的“练车场”，“黑”“灰”成为那时大同的“鲜明”标识。2008年以来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持续深入进行的生态治理，让昔日几乎干涸的河流重现流水潺潺，像一条条绿带环绕在城市周围；文瀛湖重获新生，加之大同园林人的辛勤付出，使这里成为市民、游客的乐园。这一切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我深藏在心底，迫不及待想向世人展示的“大同美”！

百花灼灼，粽艾飘香，济济多士，爱吾家乡。大同美，美在同心共济的根脉绵延。仲夏端午，正是大同最美时节。古城周边碧波荡漾，杨柳依依，风光旖旎；云中内外，绿水青山铺展成画，生机盎然。

“只要根在，生命之绿便会永存。”五年前，看到《人民日报》上有个栏目“我与一座城”，宣传介绍各地的城市，我即刻萌发了写大同的冲动，先是有感而发把题目定为“绿满大同”，后来那篇文章几经修改，最终以“美丽的大同”为题被《人民日报》刊登。由此我对大同这个“根”的情愫更加浓烈、对大同“美”的体悟愈发刻骨铭心。多年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大同的美，不仅是山水清新、满目生机的自然之美，更藏在大同人民热爱家乡、不负山河的精神根脉之中。

近年来，在大同的城市发展中，无数大同人舍小家为大家，建言献策，支持城市建设、更新改造，让千年古都涅槃重生。大同美，美就美在那些逐梦前行的奋进姿态。大同的山水草木间，映照着一位老党员、老将军最质朴的初心，他就是我们大同人的骄傲——“时代楷模”张连印。退休后的他，本可以安享晚年，陪伴家人，却始终放不下他养他的故土。二十多年时间，他把绿化家乡作为最大梦想，顶着风沙、踩着

泥土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扎根家乡左云植树造林，身患重病也从未停下脚步，用汗水浇灌草木，用坚守换来了满目苍翠。如今，一棵棵小树长成林海，一片片荒坡变成绿洲，成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画卷。

学习楷模精神，赓续红色血脉。前段时间，我和所在单位市委政研室、市直机关工委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党员志愿者又走进左云清风林，义务植树，深度观摩，学习张连印将军从军数十年保家卫国、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，学习他退休二十载扎根山野、绿化家乡的执着之情，学习他岗位变了、身份变了但忠诚担当、实干奉献的初心从没改变的坚守之行。大同的美，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更是无数像张连印将军一样的大同人民许党报国、接续奋斗为这座城市写下的生动注脚。

大同美，还美在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。自古以来，大同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，多元文化融合并汇，造就了这座城市大气包容、真诚淳朴、重情重义的民风。云冈石窟见证文明互鉴，古长城铭刻家国担当，一件件文物、一条条老街、一个个村庄，留存着千年文明，也传承着忠诚报国、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。在这片热土上，中国共产党的火种一经播撒便形成燎原之势；抗日烽火中，平型关大捷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

的抗战信心；新中国建设时期，大泉水水土保持创造了敢于战天斗地的绿色奇迹。走进新时代，锚定建设能源之城、算力之城、文化之城，先进制造业集聚地、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、华北地区生态涵养地“三城三地”目标，吹响了大同奋进“十五五”新征程的强劲号角。

“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，他一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流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页光辉的历史。”传统的端午文化崇尚家国大义、重视家风传承，这和大同的城市气质高度契合。大同人的真诚与热情、务实与大气，让这座“网红城市”成为“长红”热点。大同之美，是大同儿女勤劳、智慧、善良、朴实品格的叠加，也彰显着大同人兼容并蓄、笃行不怠的极致荣光。就像我今天看到的这些欢聚在一起的志同道合者一样，共同用语言或画笔抒发对传统文化的敬意，讲好大同故事，讴歌美好时代，用实际行动为大同的发展添砖加瓦，为大同的美好明天倾力奉献。

端午寄情大同美，永葆初心向前行。这不正是对“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”的最好诠释吗？

享受着文瀛湖畔的文化大餐，看着尽收眼底的美景，我即兴吟出一首打油诗：“又是一年端午到，文瀛湖畔乐逍遥；夏风最解人间意，美丽大同见真绩！”

## 凉糕上的端午

刘印军

这凉糕，是要自家做的。离端午还有两三日，母亲便忙开了。先是那一大盆从广灵来的黄小米，被清水淘洗了不知多少遍，直到水色澄澈，才安心让它浸着。米是细细小小的，金黄色，浸泡了水，挨挨挤挤地躺在白瓷盆里，憨厚而温顺。那捆翠绿的芦苇叶，也要早早用温水泡上，好教它舒展开身子，将那原野与河滩的清气，一丝丝地吐出来。

真正的热闹，在端午的前一日。灶房里蒸汽缭绕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像是仙人的洞府。母亲将那泡软的苇叶，一片片仔细地铺在篾屉上，碧莹莹的，衬着底下竹篾的微黄，好看得很。泡好的米沥干了水，铺在叶子上，米粒间，总要嵌上些切开的红枣，红的红，黄的黄，像是素绢上绣了如意团花。待到锅里水滚，那篾屉便坐了上去，蒸汽“突突”地顶着锅盖，一股带着米粮质朴气息的暖香，便弥漫开来，将整个家都笼罩在一种安稳的期盼里。

米蒸熟了，倒在更大的陶盆里，这才是母亲费力气的时候。她操起那根光滑的小擀面杖，并不用来擀，而是用来戳，用来打。“啪，嗒，啪，嗒”，那声音极有节奏，不紧不慢，像一首古老的杵歌。我总爱在一旁看，看母亲微倾着身子，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看那一盆散乱的饭粒，如何在这样执着的拍打下，渐渐黏合，渐渐变得胶着、柔韧，最终成了光润润、黄澄澄的一大块。这过程中，有劳动的庄严。

拍打好的米糕，要被移到铺了苇叶的案板上。母亲用手蘸了凉水，利落地将它拍平，压得匀匀的，约莫两指来厚。这时，便可以撒上一层晶晶亮的砂糖。有时，案板旁还会备着一碗青红丝、芝麻和核桃仁，那是更奢侈的

点缀，像给一件素雅的衣服系上了彩色的衣带。

然而，我家凉糕最得意的一笔，却在那糖稀上。那时，大同熬小米糖稀最出名的一家，原先在大东街，后来迁到了城东。母亲总是特意去那里买。而我家院子里，偏又长着几丛极茂盛的玫瑰。花开时，母亲便采下那最肥艳的花瓣，洗净了，蒸软了，细细地拌入那琥珀色的糖稀里。这一拌，便是点石成金了。那原本只是甜得纯粹的糖稀，霎时间便被注入了魂魄，一种浓郁而典雅的芬芳，丝丝缕缕地继续开来，闻之欲醉。

凉糕彻底放凉了，母亲便用刀将它划成一个个整整齐齐的方块。吃的时候，用铲子小心地起出一块，放在白瓷碗里，再从那罐中舀一勺玫瑰糖稀，徐徐地浇在上头。那糖稀顺着凉糕的边缘流下，像是给一块碧玉镶上了透明的琉璃。我总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起一块送入口中，先是触到一丝沁人的凉意，随即，小米那略带韧劲的嚼头，苇叶的清香，红枣的甜糯，便一层层地在齿间化开。而最妙的，还是那玫瑰糖稀，它的甜，不是直愣愣的，而是婉转的，带着花气的，仿佛将整个初夏庭院里最明媚的阳光与香气，都浓缩在了这一勺之中。

如今，大同的小米凉糕已成了一种名小吃，四时皆有售卖。我也曾在饭店里点过，样子是更精致了，用料也似乎更丰富，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是少了那拍打米糕时“啪嗒啪嗒”带着母亲气息与韵律的声响？少了那自家院子里玫瑰的独一无二的香气？还是少了那一种在特定时节里，全家人为一件事共同忙碌、共同期盼的郑重与欢喜？

我晓得，我怀念的，不独是那一碗凉糕，更是凉糕之上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、芬芳的童年端午。

## 寻味端午

许海龙

有些东西是找不回来的。可明知找不回来，还是要找。

比如粽子煮透了之后，那股从锅盖缝隙里先挤出来的气。它不只是香，香太单薄了，它是那种厚实下坠的，能把灶房填满的浓雾，让米被火攻了一下午才肯交出的黏，还有灶膛里柴火将尽未尽时最后一口烟。这几样东西搅在一起，拧成一股绳，能把人从院子里生生活活拽进灶房。

祖母掀锅盖的动作从来都是井然有序的。她先关了火，让锅自己喘一会儿，然后一手拿箬筒，一手揭盖子。那股白气猛地窜出来，扑在她脸上、头发上。祖母也不躲，眯着眼，探进箬筒捞出一个粽子，搁在碗里，递给我。

我们这里包粽子，不用箬叶，用的是村后河坑里的苇叶。叶子修长，边缘锋利，一不小心就割破了手指。祖母总是在端午前一天的清晨，踩着露水去摘苇叶。苇叶的气味是独特的，清苦中带着河滩淤泥的腥气，又混着一点草木的甜。包粽子的时候，三两片苇叶叠在一起，折成一个尖尖的漏斗，填上米塞红枣，再盖好苇叶，用顺带割回来的马莲草捆好，就齐活儿了，用的全是田间地头生长着材料。

端午的另一个主角——艾草，也

同样是天生地长的精华。雁北的艾草不长在水边，长在土坡上、沟渠沿。叶子比南方的艾小一圈，灰绿灰绿的。每年端午前一天的下午，父亲会去野地里转悠着割艾草，回来时腋下夹着一小捆。他站在门槛上，把艾草倒着插进门头的缝里。一把插在挨着西墙的地方，另一把插在东边门头与窗框的缝隙。剩下的留着端午那天泡水洗脸，还有贴符贴公鸡用。

端午那天，家里到处都充斥着艾草那独特的苦香味。我不喜欢这气味，闻起来不仅苦，还带着股辛辣。可父亲说，这气味能避邪驱鬼。午睡醒来，枕席上还隐约留着艾草的味道。躺在炕上，闻着那股若有若无的苦味，觉得整个下午都是安静的，艾草的气味仿佛正慢慢地渗入每一寸空气里。

寻味端午，我寻的究竟是哪一种气味呢？是艾草那独有的苦香，还是粽子煮熟之后苇叶抱紧江米的路实？

也许都不是。气味不过是个引子，那些藏在气味背后的，才是真正要寻找的。寻那个能被一股灶房热气轻易打动的身影，那个趴在枕席上闻着苦味就觉得安稳的孩子。

端阳日，风正起。刮过苇子坑，刮过艾草丛。



远方

张成林摄

## 大同制药厂：六十载岁月话沧桑

张风新

大同制药厂的历史，可追溯到1942年，其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疯狂掠夺华北、东北地区麻黄草资源，在大同西门外瓦窑村（今工人体育场对面）建起的简易生产工厂——和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和合药厂）。彼时药厂生产设备极为简陋，仅能采用直接煎草法生产麻黄素草酸粗品，所有粗品均运往天津加工成品后，悉数运往日本本土。日方对生产技术实行严密封锁，厂区中国工人对核心工艺一无所知，且工厂整体产量极低，完全沦为日本殖民掠夺的工具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这座药厂随即宣告关闭。同年9月，阎锡山以筹建晋北实业公司为由，先后派遣白殿林、李勤甫、薛安仁等人三次前往大同，接收和合药厂。但接管之后，药厂始终处于全面停产状态，遗留下来的机器设备被倒卖。1949年大同解放前夕，阎锡山部队将无法搬动的设备炸毁，此时的和合药厂仅剩9名职工，固定资产原值只有2.15万元，已然濒临绝境。

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。同年9月，大同市军管会派遣军代表李宝仁正式接管该厂，同时带来政府拨付的44000斤小米作为复产启动资金。全厂职工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历经数月攻坚，于1950年7月成功恢复生产。在金城药厂老工人姬星的技术指导下，研发团队历经数次试验攻关，采用酒精浸膏法，于当年10月16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麻黄素成品。这一突破，结束了该厂只能生产麻黄素粗品的历史，不仅填补了山西麻黄工业的空白，更让中国彻底

告别了麻黄素成品依赖进口的历史。当年，该厂生产麻黄素132公斤，创产值3.3万元，实现利润0.167万元。同年10月，该厂正式更名为大同麻黄素厂，直属国家卫生部领导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大力扶持该厂发展，1950年至1956年，累计投入70万元用于企业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建，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。麻黄素年产量从最初的132公斤飙升至15733公斤，工业总产值由3.3万元增长至417.8万元，7年累计上缴国家利润200万元，相当于国家总投资的近3倍。在此期间，该厂生产的“红马”牌盐酸左旋麻黄素成功出口海外，开创了我国麻黄素产品打入国际市场、大同制药行业出口创汇的先河。同时，技术团队完成3次重大生产工艺革新，将传统酒精提取法先后优化为水蒸汽加压蒸馏法、苯提取法，大幅度缩短生产周期，降低原料单耗与生产成本，产品质量稳步提升，在国内外市场树立了良好口碑。

1957年，该厂制剂车间建成投产，当年生产各类片剂412.2万片，正式告别单一麻黄素生产的历史，迈出了向多品种、综合性制药企业转型的第一步。1958年1月，大同麻黄素厂正式定名为大同制药厂，先后隶属山西省化工厅、晋北煤炭化工局管理。同年，该厂科研团

队攻坚克难，成功试制并批量生产硫酸麻黄素、去氧麻黄素，两款产品均为国内首创，其中硫酸麻黄素更是填补了国际制药领域的技术空白。1959年，在国内首创心血管药物盐酸利多卡因，投产后期占国内产量、质量、技术装备三大领先地位。1958年，国家投资划拨500亩土地，在大同市南门外工农路15号（今永泰路居然之家）建设新厂区。1960年，新厂区麻黄素、皂素车间相继建成投用，企业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。1965年初，大同制药厂成为中国医药公司的直属厂，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389.92万元，实现利润291万元。

大同制药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虽然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了一定干扰，但企业发展没有停步。1973年12月强的松产品试生产，1974年8月安定原料药投产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稳居全国同类产品首位。在此期间企业还投资658.38万元建成阿拉明、赛罗卡因综合车间、快诺酮生产车间、吡哩酮生产车间、“三度”处理车间和新锅炉车间及铁路专用线等。1976年底，固定资产达960.5万元，完成工业总产值3287.16万元，实现利润852万元，职工人数达到1765人。

改革开放的浪潮为大同制药厂注入了全新发展活力。经山西省政府批准，1982年6月1日，大同制药厂南北两厂分立。南厂（原料药部分）为大同制

药厂，北厂（制剂部分）为大同第二制药厂，均隶属于山西医药管理局（后更名为山西省制药总公司）。1984年，大同制药厂投入154万元完成新诺明车间技术改造，使其年产能提升至120多吨；1986年，投资80余万元新建3340平方米麻黄草场，原料储存能力与生产安全性显著提高；1988年，投资282万元完成心血管药物车间改造，实现了年产能利多卡因30吨的产能目标；1990年，面对资金短缺、外部市场环境不佳的困境，该厂多方筹措资金，先后完成312平方米地下溶剂库（可安全存放有机溶剂600余吨）、1600平方米检验大楼建设，新增10吨蒸汽锅炉保障生产用能，投资52.5万元建成增效剂车间并当年投产，为新诺明产品配套销售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改革开放十年间，大同制药厂出口创汇能力持续增强，累计出口各类原料药856吨，产品远销五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其中“红马”牌盐酸麻黄素凭借过硬品质，成为出口免检产品，深受海外客商青睐，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。同时，该厂产品屡获殊荣：“红马”牌盐酸麻黄素自1979年起连续三次斩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；“同药”牌盐酸利多卡因，安定先后获评山西省优质产品，还分别荣获国家医药管理局优质产品称号；1983年，抗心律失常新药安妥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jyungang@126.com

人发展困境：产品价格大幅降价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、银行贷款利息攀升，加之企业间三角债问题凸显，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工厂开工率严重不足，导致连年亏损：1990年亏损299万元，1991年亏损686万元，1992年亏损662万元，1993年亏损245万元。尽管期间企业管理层频繁更迭，先后出台多项自救措施，却始终未能扭转持续衰落的态势。

2002年，大同制药厂由省管企业下放至大同市，同年8月被山西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正式兼并。至此，这座承载着六十年兴衰沉浮、从技术空白到行业领先的老牌制药企业，走完了艰难坎坷的风雨历程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
大同制药厂的六十年，是一些中国近代制药企业在殖民阴影下起步、在新中国建设中崛起、在改革开放中壮大、在市场变革中落幕的缩影。它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，扛起国内麻黄素生产与医药出口的重任，为国家医药事业、地方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，其辉煌成就与技术积淀，始终是大同工业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；而它的衰落，也折射出传统国企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转型突围的艰难，为面临类似困境的企业创新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启示。

（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）

